# 四友齋叢說

#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四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 正俗一

夫國之政理未嘗不始乎治而卒乎亂世之習俗未嘗不始乎厚而卒乎漓苟常亂常漓則將何所底止乎嗚呼然未有極而不反者即三代質文之變大率亦猶是也今習俗已甚漓矣所賴　祖宗法度嚴密　天子明聖故未至於亂耳然習俗政理未有不相因者則漓者亂之漸

也苟必待亂而後反其傷必多故余竊有深懼焉然大禍之來行將自及則諸君可無懼哉傳曰賢者作法愚者制焉故群倡而力挽之固所望於賢者耳

古人以右爲尊至中古則尚左矣記曰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老子偃武章曰夫佳兵不祥之器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則凡平居燕會其揖遜拜跪之禮皆當以左爲尊無

疑也今世南北之禮不同凡客至相見作揖南方則主人讓客在東邊是右手北方則主人讓客在西邊是左手人但惟南北不同而竟不窮其故盖古人初見必拜先令人布席南方人東西布席則賔當就東主當就西盖一堂之中東是左西是右則是正以左爲尊也北方人北向布席比肩而拜則賔當在西主當在東亦以左爲尊也今南人不知布席之由北向作揖亦讓客在東手則是尚右處以凶事失禮甚矣余攷

古人冠婚之禮主人出肅客則賓由西階入主由東階入豈有方肅客而處客以卑自處以尊之禮乎則又可以證升堂作揖必當讓客在西手者爲是也

今之卑幼見尊長亦皆推讓尊長在東手此初學小生最不知禮者蓋卑幼作揖尊長但當在上面還揖或主人謙損降立在側邊答之卑幼只當北面向上作揖可也若必推在東手則是比肩而立以敵體待尊長矣其可謂之知禮乎

余嘗謂唯制禮者然後能用禮唯定律者然後能用律此言蓋不虛也

余見人家子弟凡所以事其父兄者皆以客禮相待每遇生朝或節序則陳盛筵以享之如待神明及享畢即棄去若芻狗矣此所謂斯須之敬以待鄉人可也古人不如此蓋事父兄不可一時去心雖蔬食菜羹苟適於口亦必薦進蓋無旦無暮每食入口必念其親故也若能如此則雖鰕菜過於五鼎不能如此則雖五鼎亦何

足道人家子弟不可不知

嘗一日訪東橋值其在息園與其弟横涇王子新三人喫飯即請余至息園中同坐是時横涇巳老病不勝酒矣少頃横涇辭去送至檻外命一童子曰看七老爹出門東橋入坐横涇還去近來士夫家兄弟皆送迎是以客禮相待恐亦未是

呂汲公大防在相位其兄大忠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

掖持而前大忠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汲公解
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
退大忠略不顧勞人服其家法之嚴今士人略
得進步則縱其婦陵忽舅姑矣何況伯氏史稱
大忠大防與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
婚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如此
等禮今世士大夫亦不可不知

憲　孝兩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比野
佩其父輿爲翰林編脩比野官至郎中兩世通

顯而其家到底只如寒士曹定庵時中其兄九
峯時和舉進士有文章定庵官至憲副弟時信
亦京朝官與李文正結社賦詩門閥甚高其業
不過中人十家之產他如蔣給事性中夏憲副
寅許僉憲璘致仕家居猶不異秀才時至正德
間諸公競營產謀利一時如宋大叅愷蘇御史
恩蔣主事凱陶員外驥吳主事哲皆積至十餘
萬自以為子孫數百年之業矣然不五六年間
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孫貧匱至不能自存宋大

亦即余外舅家得之目擊者此四十年間事耳然此十萬之業子孫縱善敗亦安能如是之速盖若天怒而神奪之然然一時有此數家或者地方之氣運耶或諸公之遺謀未善耶皆不可曉也

人見當時數家之事有問於余者余戲語曰此病已在膏肓非庸醫所了吾昔飲上池水或庶幾能知之盖吾松士大夫一中進士之後則於平日同堂之友謝去恐不速里中雖有談文論

道之士非唯厭見其面亦且惡聞其名而日逐奔走於門下者皆言利之徒也或某處有庄田一所歲可取利若干或某人借銀幾百兩歲可生息若干或某人爲某事求一覆庇此無碍於法者而可以坐收銀若干則欣欣喜見於面而待之唯恐不謹蓋父兄之所交與而子弟之所習聞者皆此輩也未嘗接一善人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夫一齊人之傅尚不能勝衆楚人之咻況又無一齊人之傅乎吾恐子弟雖有顏閔之

資欲其從善難矣諸公皆讀書曉事此亦理之易見者也何昧昧若此太史公所謂利令智昏何異白日攫金於市中者耶

或問晉朝重門閥而王謝子弟皆賢何也余曰王謝門中唯有王仲祖劉真長許玄度支道林諸人往來不聞有此等客

吾松士大夫家燕會皆不令子姪與坐恐亦未是頃見顧東橋每有燕席命顧茂涵坐於自己卓邊東江每燕亦令顧伯庸坐於卓邊不另設

席今存齋先生家三子皆與席衡山每飯必有壽承休承皇甫百泉許石城二家其二郎亦皆出坐與客談諧共飲盖兒子既巳長成豈能絶其不飲若與我輩飲則觀摩漸染未必無益不愈於與群小輩諠閧酗酒耶昔王右軍與謝太傅脩禊蘭亭而大令兄弟與謝車騎皆在阮嗣宗爲竹林之遊其子阮瞻亦欲與嗣宗曰仲容巳與卿不得復爾若使仲容不在則瞻亦祀臂入林矣故晉室士大夫子弟皆賢正爲此也

松江士大夫子弟不甚讀書昔黃山谷云四民
皆有世業士夫家子弟能知孝弟忠信斯可矣
然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有才氣者出便足名
世矣今世父兄非不知教子弟非不知學正恐
多財爲累耳則財之爲害可勝言哉
練兼善常對書太息曰吾老矣非求聞者姑下
後世種子耳士夫積財無非爲子孫之計然古
人有云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
過又黃山谷言男女緣渠儂墮地自有衣食分

齊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此皆萬金良藥士大夫不可不知

余小時見人家請客只是菓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蠏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今尋常燕會動輙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覔遠方珍品求以相勝前有一士夫請趙循齋殺鵝三十餘頭遂至形於奏牘近一士夫請袁澤門聞殺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嘗作外官囊槖殷盛雖不費力然

此是百姓膏血將來如此暴殄寧不畏天地譴責耶然當此末世孰無好勝之心人人求勝漸以成俗矣今存齋先生至家極力欲挽回之時時舉以告人亦常以身先之然此風分毫不改雖曰世道漸漓然他處猶知敬信前輩有善言亦必聽從獨吾松之人堅於自用雖仲尼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

東坡云到黃州廩食既絕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

掛屋梁上平旦用畫义挑取一塊即藏去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攬東坡所言如此自計吾輩一日之課豈能及東坡十分之一每日當用錢十五文足矣

昔司馬文正公每日就寢時自計一日之爲若與其所奉果足相當則帖然而臥稍有不及則終夕不自安今之士大夫每日飽飫肥甘不知臨臥時亦曾打算一遭否

楊君謙七人聯句記雖位次亦皆明載列成圖

祿王古直徐栗夫南面坐陳一夔王存敬北面坐侯公繩左邊側坐趙栗夫右邊側坐楊君謙坐侯公繩下則主人也乃知前輩燕會真率如此今士夫非南面不坐非專席不居其禮雖甚隆而情實不洽且乏之雅致余生而疵賤豈敢爲時俗之倡但出之以見前輩風範耳

果山增高楪架盖起於近時三十年前所無也然亦只是松江用南京蘇杭至今未有果山極蕪謂增高即詩之所謂于豆于登是彷彿登豆

而爲之者蓋古人席地而坐詩言或授之几者
乃是優老用以依憑而殽品實置於地上恐泥
土沾汚故設登豆且欲使稍高以便是節耳今
殽品已擺在卓上不知要此物何用增此一段
繁文又加一番虛費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我家與東江先生有姻連其第五孫子登余妹
壻也記得小時至東江家見燕客常用六角銀
盃後東江身後其家分析諸孫行酒皆用瓦器
余問之云東江止有銀盃二十四隻皆是此樣

次子伯庸分十二隻冢孫子龍分十二隻餘諸孫皆不及夫官至尚書不可謂不尊然酒器止此亦可想清白之風矣近年以來吾松士夫家所用酒器唯清河沛國最號精工沛國以玉清河以金玉皆漢物金必求良工訪古器儀式打造極爲精美每一張燕粲然眩目余意以爲更得一二簡䙡雜厠其間少存古意尤爲盡善然二者較之終是玉勝

嘗與陸五湖醉飲甚暢余語五湖曰小時不知

事嘗買古玉杯數件後遊南都客囊漸罄盡賣與朱文石家夫老年飲酒必須暢適若留心照管酒杯是增一大不樂也奈何欲快人之目而自取不樂哉五湖聞之撫掌稱快

嘗訪嘉興一友人見其家設客用銀水火爐金滴嗉是日客有二十餘人每客皆金臺盤一副是雙螭虎大金杯每副約有十五六兩留宿齋中次早用梅花銀沙鑼洗面其帷帳衾裯皆用錦綺余終夕不能交睫此是所目擊者聞其家

亦有金香爐此其富可甲於江南而僭侈之極幾於不遜矣

松江是天下大府華亭亦是劇縣其訟獄之繁多錢糧之浩大上司文移之龎雜山積波委日勤職業猶懼不逮士大夫正當相體以時進見使郡縣先生得盡心民事庶可以仰承　朝廷委任之重況華亭鄉官今已十倍於前矣使府縣諸公日有送迎之勞則於公事不無少妨耶

古稱豳民風俗之厚其詩曰曰殺羔羊躋彼公

宜稍從[illegible]豈古人一歲之[illegible]
必欲少伸其圖報之私而君臣如父子㬉然相
親於一堂之中其厚也何如今鄉士夫皆郡縣
邑子也既受其覆庇含育之恩而一無所報於
心安乎亦當於歲終刲羊持酒拜獻於公堂以
伸一念之愛敬而郡縣先生亦必受之葢所以
通上下之情也今郡縣先生既一切不受而士
大夫亦聊以應一時之故事皆非實情相與徒
費一番擾攘上下俱失矣

近來上司出巡其起身後鄉官俱進府縣謝勞余見前輩未嘗有此不知起於何時或倭寇犯境上司為地方而來郡縣先生亦與上司區畫地方之事故去後禮當謝勞若地方無警而撫按出巡但糾察百司查處錢粮乃舉　朝廷章程也與鄉士夫有何干涉又進府縣攪擾一番無乃太煩瀆耶

#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五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 正俗二

余辛酉自南都歸壬戌年寓居蘇州袁太冲過蘇來見訪語余曰近縣公新生一子方在孩抱偶出痘疹吾起身時在縣前經過見鄉官進縣問安黃傘亦有六七頂此亦近來事也

第一郡縣大夫要正士風激厲志節昔子游爲武城宰夫子問曰汝得人焉爾乎子游對曰有

澹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蓋凡士
君子養得自重一出去便能與　朝廷幹事此
在郡縣先生少加之意耳若以不見者爲高無
故而數至公庭之人稍加厭薄則士風可立振
矣
近日士大夫家居皆與府縣討夫皂雖屢經禁
革終不能止或府縣不與則謗議紛然此是蔑
棄　朝廷紀綱也嘗見各衙門見任官其所謂
直廳者乃看守衙門之人而柴薪銀則給與各

官募倩夫皂以備身銀者也雖臺省大臣亦未過十人見任且然而況家居者耶故雖元老致仕　朝廷優賢始有歲撥人夫之命然止是二人必有旨然後許撥其餘則安得濫用今每人要皂隷二名轎夫四名直傘一名每人總七名若有五十鄉官則是又添一處兵餉矣夫同是朝廷百姓誰敢擅役一人故府縣不得輙與鄉官亦不得輙受

朱晦菴晚年居考亭便於野服榜一帖於客位

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歎外郡或不能然其旨深矣某衰朽無狀雖幸叨誤恩許致其仕前此或蒙賓客不鄙下訪初未敢遽援此例便以老大自居近緣久病艱於動作屈伸俯仰皆不自由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輙以野服從事然而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凉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可以燕居免有拘絆纏繞之煩脫着疼痛之苦而已切望深察恕此

病人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祖宗盛時京都舊
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敎之一端也至於筋骸
攣縮轉動艱難迎候不時攀送不及區區之意
亦非敢慢并冀有以容之爲大幸也

雙槐歲抄云韓襄毅雍旣平大藤峽其威甚張
時廣州太守吳中聘敎授王文鳳脩郡志襄毅
聞之命以所得諸公書簡附入然志中但題爲
賀都御史韓雍平兩廣書其中大司馬王公稱
竑拜書復都憲永熙知巳閣下大宗伯姚公稱

夔頓首都堂永熙年兄閣下少司徒薛公稱遠百拜奉書永熙都憲年兄行臺邢太守稱侍生宥百拜奉書都堂先生執事順德錢大尹稱鄉生浦端肅奉復總督巡撫都堂閣下按薛邢皆瓊州人錢又屬吏未嘗有所謟也相去未久乃有治生晚生與門下臺下諸稱平交或號而不字官尊齒卲則繫以翁或稱老先生不一而足豈亦文盛之會哉

雙槐歲抄云中原西北士大夫長幼之禮甚嚴

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
貴賤也山西雍憲副世隆泰性氣應厲凛不可
犯既貴便道過家往訪同窓舊友王生時生已
棄士業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念貧賤之交
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青曲泰敬諾而歸至期
冠帶以俟生布衣襤毿背隻雞持瓢酒至據正
席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
辭泰後爲都憲巡撫宣府風度棱峻參將李傑
來見不與爲禮傑頗不法即數其罪呼左右縛

傑使跪庭下大棍撻之三十坐是罷官其宦轍所至輒有遺愛人謂與華岳爭高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足以當之矣泰陝西咸寧人

嘗聞長老言　祖宗朝鄉官雖見任回家只是步行　憲廟時士夫始騎馬至弘治正德間皆乘轎矣昔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夫士君子既在仕途已有命服而與商賈之徒挨雜於市中似爲不雅則乘轎猶爲可通今

舉人無不乘轎者矣董子元云舉人乘轎蓋自
張德瑜始也方其初中回因病不能着人遂乘
轎以行衆人因之盡乘轎矣然蘇州袁吳門尊
尼與余交其未中進士時數來下顧見其只是
带羅帽二童子跟隨徒步而來某以壬辰年應
歲貢出學至壬子年謁選到京中間歷二十年
未嘗一日乘轎今監生無不乘轎矣大率秀才
以十分言之有三分乘轎者矣其新進學秀才
乘轎則自隆慶四年始也蓋因諸人皆士夫子

弟或有力之家故也昔范正平乃忠宣公之次子文正公之孫也與外氏子弟結課於覺林寺去城二十里忠宣當國日正平徒步往來人不知爲范丞相子今雖時世不同然亦恐非所以教子弟也

徐養齋居鄉毎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不樂遂不舉箸或勸之則託辭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也里中從公之化亦稍稍崇儉矣

今世衣冠中人喜多帶僕從沈小可曾言我一

日請四箇朋友吃晚飯總帶家童二十人坐至
深夜不得不與些酒飯其費多於請主人
一日偶出去見一舉人轎邊隨從約有二十餘
人皆穿新青布衣甚是赫奕余惟帶村僕三四
人豈敢與之爭道只得避在路旁以俟其過徐
老先生轎邊多不過十人
儀真一友人朱荆溪名來年以歲貢官至知縣
有文亦能詩聞儀真讀書後輩皆從之講藝看
遊覽必相隨以行故近來真揚之間人才亦彬

彬可稱吾松絕無此風故雖科第輩出然恐盡
今之世欲成就一箇名人終不可得也
方雙江巡撫時余尚在南京聞其出巡至柘林
家兄與舍弟同往相見門上人逕請了舍弟進
去將家兄轎子一把扯出蓋方雙江在任凡鄉
官進見皆要分別出身脚色故也夫未受　朝
命之前可論脚色既受命爲京朝之官則同是
朝廷供奉之臣矣古稱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
上故重　王臣乃所以尊　天子也安得更論

臉色耶雙江可謂不知體家兄豈不知撫臺
此條教則當自量深藏遠避夫見一巡撫不加
益不見不加損何栖栖如此以自取辱耶家兄
可謂不知分舍弟與雙江同年也若巡撫是別
人鄉官固不敢與抗既是同年則有兄弟之義
矣豈不知同年何其有一親兄獨不假借分毫
而乃辱之至是古稱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
之讐不同國辱及其兄則已之深讐也即當毅
然不入而與之遂絕矣方忿氣填膺何緣復與

之坐而笑談耶雖謂之無人道可也令兄弟可謂不知禮蓋一事而三人俱失也

孫文簡以禮部尚書還家時方變江爲太守文簡設席待之早起身自供張畢直待至日夕點燈時雙江始至文簡殊厭倦既上坐酒三行後即稱疾發而起雙江大怒遂其家人以事羅織問成充軍後合郡士夫整酒於馮南江家斡三講解事始得釋

士大夫族姓蓋水木本源所關甚重晉唐以來

尃重氏族如孔至撰百家類例品第海内族姓以張說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者是也今世所謂郡望蓋本於此然必當攷其所自如今世王姓者即謂之太原何姓者即謂之廬江甚非也盖不知王有二著姓太原是一族瑯琊另是一族何亦有二著姓廬江是一族東海另是一族如王渾王衍王濟王澄王述王承王濛諸人太原之王也王祥王導王敦王羲之王珣王僎諸人瑯琊之王也何充何準何求何點何胤

廬江之何也何承天何長瑜何遜何思澄何子朗東海之何也瑯琊之王自王導渡江以後世居江左今蘇州虎丘山有王珣宅會稽有王羲之題扇橋又有羲之蘭亭脩禊處則瑯琊之王遷徙江南皆有明証而太原之王至於隋末文中子尚居龍門則江南何自而有太原之王耶齊梁時何求何點兄第三人俱好栖隱今湖州有何山蘇州亦有何山即其隱居處也而東海之何考之史冊不聞其有南徙之跡則江南之

王皆本之瑯琊江南之何皆本之廬江此不分
辨而明者也今江南之王皆冐太原而北地之
何更無有一人出於東海者耶此則承襲之謬
也若誤稱郡望則是冐認祖宗豈細故哉獨王
石梁先生小時見其書郡望必稱瑯琊盖有深
識不同於俗見其常書東海因居海上以地著
耳若書郡望亦必以廬江爲是他如張姓者自
張華以至張説世居范陽亦一郡望也豈必清
河一族哉要當追源其所自耳若朱張顧陸本

是吳中四姓故江南此四家但稱中吳或吳郡可也何必遠冒沛國清河武陵河東哉

李希顔方伯素剛正顧文僖甚重之本木華黎子孫旣入中國曰我木下子也遂姓李氏今子姓甚繁有一孫爲道長近有一士夫之子亦李姓其父官至憲副家産甚厚資財鉅萬父死失勢曲意夤緣認爲一族稱爲東門老爹亦大有所費若別姓猶可含糊冒認色目人其可冒認耶近日其子謀入學令人代考事露下獄百計

彌縫幸而得釋乃知人之行險僥倖盖亦出自天性也

松江近日有一諺語盖指年來風俗之薄大率起於蘇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習氣近也諺曰一清誑圓頭扇骨揩得光浪盪二清誑蕩口汙巾摺子揩三清誑回青碟子無肉放四清誑宜興茶壺藤紮當五清誑不出夜錢沿門跄六清誑見了小官逓帖望七清誑剥鷄骨董會攤浪八清誑綿紬直裰盖在脚面上九清誑不知腔

板再學魏良輔唱十清謳老兄小弟亂口降堉此所謂遊手好閑之人百姓之大蠹也官府如遇此等即當枷號示衆盡驅之農不然賈誼首爲之痛哭矣

松江十來年間凡士夫年未四十即稱老翁奶奶年未三十即呼太太前輩未有此則大爲可笑者也

#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六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 考文

古人云校書如拂几上塵言旋拂旋有也余前身或是雕蟲所化每至長夏置棐几於前榮橫陳一册朱白不去手則是日不知有暑不然則煩悶欲死乃知此固其宿業也又古人言誤書思之亦是一適苟適其適又何憚焉故見者雖或嗤誚之不置也昔有韓𧙃者昌黎之子也猶

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他復何論哉今世書轉訛舛甚多偶有所見則書於冊

五臣註文選中間謬妄極多如思玄賦云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蓋衡自寓也言自巳之神化若此而呂向遂直以爲蟬之蛻脫去穢汙而以精粹爲朋友徒侶此正蘇長公所謂小兒強作解事者

陳孔璋書云有子勝斐然之意五臣註云子勝即小子也一何淺鄙若此哉蓋因論語有小子

任昉斐然成章之言遂附會牽合然子勝之作
小子不知是何解又不言有所本否李善引墨
子亦恐未是姑闕疑可也
寡婦賦云伊女子之有行爰奉嬪於高族呂延
濟以爲有行謂自脩德行極爲可笑不如李善
引毛詩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混成而切當
書籍傳刻易至訛舛亦有經不知事之人妄意
改竄者如王右丞勅賜櫻桃詩總是寢園春薦
後非關御苑鳥啣殘文苑英華本作纔是益纔

字與下句方有照應總字有何意義既經俗人一改遂傳誤至今乃知書籍中此類甚多惜無人爲之辨証耳

韋蘇州滁州西澗詩有手書刻在太清樓帖中本作獨憐幽草澗邊行尚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晩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盖憐幽草而行於澗邊當春深之時黃鸝尚鳴始於情性有關今集本與選詩中行作生尚作上則於我了無與矣其爲傳刻之訛無疑

李頎集寄綦毋三詩風流三挹令公香蓋用荀彧事也荀彧爲中書令好熏香其坐處常三日香令徐崦西五十家唐詩李頎集中作風流三揖令公鄉蓋因不知荀彧事遂改作鄉字然文義不屬又換一揖字可笑可笑

五十家唐詩李頎題璿公山池片石孤雲窺色相清池皓月照禪心孤雲改作孤峯皓月改作白月夫既言片石又曰孤峯不免疊床架屋若白月則前無所本只是杜撰以啓後人換字之

端蓋唐詩爲庸俗人所改如此類甚多其疑誤後學可勝道哉

杜牧之詩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生處有人家亦有親筆刻在甲秀堂帖中今刻本作深不遠生字遠甚

蘇長公赤壁賦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本作食字有墨跡在文衡山家余親見之今

刻本作適然適字亦好或長公自加改竄耶然不可考也

綦毋潛題淨林寺頂山禪院詩塔影挂清漢鐘聲和白雲集本與諸選詩皆作和河岳英靈集亦取鐘聲和白雲爲警句余初疑鐘聲如何與白雲相和恐其未穩後見文苑英華作扣白雲乃知言寺之塔影挂於清漢鐘聲出於白雲則是扣於白雲之中也以形容山頂之高殊渾成勝和字

衫唐詩文彩珥斗成天象混近南山作書本今人皆誤作酒近詭移是活字近是死字唐人之律甚工專以字之虛實死活作眼目豈容以死字對活字且南山送酒原是詩意近字終無意義必爲酒逝無疑

張王屋集唐雅徐賢妃詩并上天桃偷面色簷前嫩柳覺身輕余曰覺字定誤當是學字蓋天桃尚偷其面色嫩柳猶學其身輕始有意味若覺字則索然矣王屋自是遂刻作學字

廋辭隱語也世遂訛爲庾辭張王屋一曰言漢書中云庾死獄中余曰非庾死乃廋死也論語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說文廋字從广義從叟聲也如庇庥庋庀之類皆從广乃覆蔽隱匿之意廋死言人死於獄中覆蔽隱匿人莫明其狀也但因庾廋字最相近叟字臼字筆稍連中間轉筆稍直便成庾字矣故此二字易於訛舛今書籍中甚多聊爲正之

楊升菴云史記庾死獄中注不明庾義按說文

東縛捽抴爲吏吏庚古字通也然吏庚字通未知何本恐亦杜撰語也

祝支山野記以對　太祖陛下法之正東宫心之慈爲刑部郎袁凱語　太祖含怒口誦此語不止已而叱凱退凱知不免遂佯狂以䑛死又云某御史松江人詐稱青盲其婦與同居校尉通尉入室屐錯然有聲御史已了了僞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後居鄉目稍稍稱愈一日與婦競婦喧辨御史曰記得猫兒跳下樓否

婦悟遂自經蓋袁凱仕 太祖朝爲御史並劉
太祖法之正心之慈者正凱也松江不曾別有
御史許肯事亦不聞有妻自經者而野記誤以
凱爲刑部郎不言其是松江人却以別處人事
剿入松江某御史下蓋因袁凱事相類遂牽聯
誤書耳松江去蘇不遠且郡志亦詳載文山何
不攷索而訛舛至此乃知記載是一大難事一
有差誤遂使人受千載不白之謗矣是豈可以
易之哉且但云某御史則亦是傳聞疑似之言

豈可遽以爲實而書之簡冊耶文山謬妄甚矣

逸詩之散見經傳者附載于後

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

淑愼爾止無載爾僞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俟河之淸人壽幾何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

君子莫不代匱

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

禮義之不愆何惜於人言

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青青之麥生陵之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

不得枯死于野

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室家我將安居

逸詩之有其名而其文不傳者

茅鴟　河水　轡之柔矣

論語亦有逸篇東坡云舜不作六器誰知貴璵璠注璵璠魯國之寶玉也逸論語載孔子曰美哉璵璠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此亦不似後人語

談苑醍醐云史記言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

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
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
世哉青雲之士謂聖賢立言垂世者孔子是也
附青雲則伯夷顏淵是也後世謂登仕爲青雲
謬矣試引數條以證之京房易占青雲所覆其
下有賢人隱續逸民傳嵇康早有青雲之志南
史陶弘景年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養生之
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爲遠矣孔稚圭隱居多
搆山泉後陽王徃遊之圭曰足下處朱門遊紫

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釣曰身處朱門而情遊滄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袁彖贈隱士庾易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施合而觀之青雲豈仕進之謂乎自宋人用青雲字於登科詩中遂誤至今不改援引精博其論最當但所謂青雲者蓋言其人品之高如所謂志意薄天雲者是也而謂即論語視富貴如浮雲之旨則又失之遠矣蓋青雲言其高浮雲言其薄何得據以

爲証耶

楊升菴丹鉛餘録云劉歆言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邵子皇極經世全用之孝經緯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皇極經世以易詩書春秋配春夏秋冬亦有所祖述也余謂升菴精博近世罕見其儷然亦有好奇過於穿鑿處夫孔子以春秋屬商孝經屬參者盖以子夏有文學故以春秋屬之曾子純孝故以孝經屬之耳苟如升

菴之論則是以參商爲二星而以春秋孝經分屬之失之遠矣

丹鉛餘錄辨寒鶩不當作炮字甚是但不當云韓國饌用此法古字韓與寒通或音同而誤用耳蓋膾腩炙皆言烹飪不容寒獨稱地當是鶩與鷄皆性寒易凍如今人言凍鶩鷄凍是也若云韓鶩猶可通以鷄寒爲鷄鷄韓可乎文豈一時秦楚齊趙魏皆不善饌獨韓國能饌鶩又能饌鷄耶蓋因文選五臣注中舊有此說升菴惧信

之也

丹鉛餘録云温泉所在必白礬丹砂硫黄三物爲之根乃蒸爲暖流耳夫丹砂硫黄二物性熱故發爲温泉是也若白礬本凉物温泉中安得有礬耶必是礬石其性最熱昔王粲從魏武北征升嶺眺望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必是古塚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熱氣蒸出致卉草燋滅即令鑿看果得墓有石滿塋博物志鸖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取礬石圍繞卵以助暖

氣盛弘之荆州記曰麓山有精舍舍傍有礜石每嚴冬其上不停霜雪又述征記曰洛水底有礜石故上無氷許氏說文收礜字注曰毒石也出漢中則知此石合金丹者用之但須煉熟此人誤服生者耳則烝爲暖流者必礜石無疑

丹鉛餘錄左傳註引司馬法曰產城者攻其所產訓產城爲諸侯之僭侈取名于產若生子而漸長大之義余謂此義亦未爲得葢本文云攻其所產如其城以稻粱爲利則刈其稻粱以麻

泉爲利則殘其麻泉以水澤爲利則竭其澤以山木爲利則童其山之類此皆敵國所利故攻之也其義甚明何必過爲穿鑿哉升菴如此類尚多余於丹鉛總錄皆標出後失去此書今不復能省憶矣

丹鉛餘錄言今人家稱出水實曰央溝引荀子入其央瀆爲證又太平御覧引莊子逸篇爲羊溝升菴云羊溝者不知何解余聞羊溝者羊善觸恐其毀墻作溝限之故云今世俗人又以明

瀟爲陽瀟暗瀟爲陰瀟
楊升菴云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此瑟瑟是珍寶名其色碧故以影指碧字最爲賞音而陳晦伯以瑟瑟谷中風正之夫詩人吟諷用意不同白自言色劉自言聲又豈相妨而必泥以蕭瑟之瑟字耶楊又引曰一道殘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證之尤爲妙絕
唐明皇劒門詩諸選詩與本集有之豈升菴俱未之見而乃得之於劒門石壁上耶

鄭弘傳第五倫事本是雲母屏風升菴以爲雲
岳是何等語陳晦伯正之甚當
詠懷詩西遊咸陽市趙李相經過顏延之以爲
趙飛燕李夫人李是武帝時趙是成帝時二人
原不同時此大謬妄必以爲趙季李平亦未爲
是蓋詩人托興寓言或咸陽偶有此二家貴冨
豪舉如金張程鄭之輩與之過從耳豈有遊咸
陽而經過陽翟之趙李耶必求其人則鑿矣
升菴云劉表善書孔董北苑評此大謬陳晦伯

據書斷劉德升爲是

談先醍醐云三國典畧曰蕭明與王僧辨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救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胸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奇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良有以也余以爲子安才雖美麗然亦時代不同蓋古人學文之家此等書皆

從幼誦習今之學者讀四書本經之外要讀性理綱目何暇及此亦由上之表率不逮於古耳豈獨學者之過哉

南園漫録云史記於項羽爲本紀最見其據實立名觀鴻門之宴羽東向范增南向漢高北向坐張良西向立一時之分封王侯其以人君自處而衆亦尊以爲君可見矣故史記據實而爲本紀至班固始改爲列傳蓋太史爲項羽作本紀非尊之也夫所謂紀者即通曆之紀年也如

不立項羽本紀則秦既滅之後漢未得天下之
先数年之曆當屬之何人耶盖本紀之立為通
曆非為項羽也共和為政紀亦不廢項既亡秦
而立楚懷王殺義帝殺卿子冠軍分王諸侯皆
羽主之則安得不為羽立本紀耶若班固作漢
書所紀之曆皆屬漢矣而項羽之事但載紀耳
則自當作傳安得謂班固為好諛曲筆耶甬園
之無識甚矣

陸玩拜侍中語史冊與小說俱載而升菴以為

陸抗何舛錯至此

升菴云雨未嘗有香而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元微之詩雨香雲淡覺微和雲未嘗有香而盧象詩雲氣香流水傳稱臭味蓋言氣味也氣可以言臭獨不可以言香乎故心經云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鼻是六根之一香是六塵之一故鼻之所觸即謂之香暑著天大雨必先有一陣氣味此非雨香而何升菴善吟獨不求作者之意耶陳晦伯引拾遺記亦太鑿

梁簡文詩識雪花無有蔕蔕與帝同音無蔕是識無帝也陳晦伯以爲無無弟誤

陳晦伯正升菴劉昫舊唐書誤作劉餉此必傳刻之誤耳升菴未必訛舛至此

馮少洲編風雅逸篇載古諺一卷集劉梅谷楊升菴張鄧西諸公所輯而增益之自謂極備然如古里語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又諺云上山斫檀挈盤先殫此二條殊爲古雅然而不載此見十三經註疏中註疏中如此

類尚多恨不得盡數括出以補少洲之缺耳

馮少洲風雅逸篇嘗托余刪定其所載道門一卷皆取之真誥與雲笈七籤等書蓋佛經諸偈皆出六朝人之手猶有可觀道家諸書皆張君房輩所纂乃科書之類極爲蕪陋一無足取者如何一槩混入余皆削去今十不存一矣

鄭淡泉古言說孔廟十哲當黜冉求宰我而進有若公西赤此所謂理會科斗時事坐無尼父焉別顏回自古相傳如此存之可也何必校量

若此哉史魚遽伯玉亦不必妄生優劣

右言説堯舜非生知安行惟太昊炎帝黃帝可以當之前古聖人豈得以分兩求之哉

右言説原始反終一條與無極太極同意所謂一起一結此不知何謂又以至誠至聖分外德内道亦是支離學問

木瓜詩所謂木瓜木桃木李但言其投之薄耳而淡泉以爲今人有以木爲果者酒楹中常用之豈江西人所謂木荔枝耶鑿矣

功殊泉以世言婁江東江松江爲三江者非是蓋以爲江必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而吳地三江至小不足爲江故迥殊不知凡水之入海者通謂之江鄭但欲校量水之大小而不顧經書之文義乎若必以岷山之江嶓冢之江豫章之江爲三江不知此三江與震澤有何相關而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耶蓋震澤受江南七郡之水若無三江泄之必至於泛溢爲害故禹鑿三大川導之入海而震澤始定矣其義甚顯著鄭

復何疑而妄立意見

今言中載　列聖陵寢名號

太祖孝陵　太宗長陵　仁宗獻陵

宣宗景陵　英宗裕陵　憲宗茂陵

孝宗泰陵　武宗康陵　世宗永陵

今言中初載諸陵歷歷明白可考則是北狩者

裕陵也至後又云八月茂陵北狩又云郕王即

位遥尊　茂陵爲太上皇則以北狩者爲　憲

宗耶不宜乖舛如此

近日黃敎所希憲廵下江刻五經集註於蘇州府最是盛事但不知委之何人將何處本作式寫完即刻全不校勘訛舛太甚甚至一板中有差六七字者此書初學習讀所關最重况他日轉相傳訛日甚一日則於經書亦大有害不似他書無大干係也不知何故鹵莽如此

說文凡禾之屬皆從禾獨稽首稽字不從禾蓋篆文禾字頭皆左轉獨稽字旁頭右轉

說文凡心之屬皆從心獨博與協字從十今世

人爲博恊皆從心是不知六書之故也

叢說卷之三十六

#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七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 詞曲

昔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之不競有人彈琴見螳螂向鳴蟬欲其得之也蔡中郎聞其音而知有殺心隋煬帝將幸江都作翻調安公子曲王令言知其不反唐章懷太子作寶慶曲李嗣真聞而知太子廢古之審音者其神妙如此今世律法亡矣余何能知之盖因小時喜聽曲中年病

廢教童子君唱遂能解其音調知其節拍而已
魏文帝善哉行內云知音識曲善爲樂方或庶
幾焉耳玆以論詞曲之語附載於篇末
古樂之亡久矣雖音律亦不傳今所存者惟詞
曲亦只是淫哇之聲但不可廢耳蓋當天地剖
判之初氣機一動即有元聲凡宣八風鼓萬籟
皆是物也故樂九變而天神降地祇出則亦豈
細故哉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佛經亦曰以
我所証音聲爲上今佛家梵唄如念眞言之類

必和其音者蓋以和召和用通靈氣也正聲之亡今已無可柰何但詞家所謂九宮十二則以統諸曲者存之以待審音者出或者為告朔之餼羊歟

楊升菴曰南史蔡仲熊云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韻調平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斯誠公言也近世北曲雖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証也近日多尚海塩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

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就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

金元人呼北戲爲雜劇南戲爲戲文近代人雜劇以王實甫之西廂記戲文以高則成之琵琶記爲絶唱大不然夫詩變而爲詞詞變而爲歌曲則歌曲乃詩之流別令二家之辭即譬之李杜若謂李杜之詩爲不工固不可苟以爲詩必以李杜爲極致亦豈然哉　祖宗開國尊崇儒術士大夫恥留心辭曲雜劇與舊戲文本皆不

傳世人不得盡見雖教坊有能搬演者然古調既不諧於俗耳南人又不知北音聽者既不喜則習者亦漸少而西廂琵琶記傳刻偶多世皆快覩故其所知者獨此二家余家所藏雜劇本幾三百種舊戲文雖無刻本然每見於詞家之書乃知今元人之詞往往有出於二家之上者蓋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其本色語少蓋塡詞須用本色語方是作家苟詩家獨取李杜則沈宋王孟韋柳元白將盡廢之耶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爲
四大家馬之辭老健而乏滋媚關之辭激厲而
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爲第一
鄭德輝雜劇太和正音譜所載總十八本然入
絃索者惟㑳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三本今
教坊所唱率多時曲此等雜劇古詞皆不傳習
三本中獨㑳梅香頭一折點絳唇尚有人會唱
至第二折驚飛幽鳥與倩女離魂内人去陽臺
王粲登樓内塵滿征衣人久不聞不知絃索中

有此曲矣

大抵情辭易工蓋人生於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觀十五國風大半皆發於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聞者亦易動聽即西廂記與今所唱時曲大率皆情詞也至如王粲登樓第二折摹寫羈懷壯志語多慷慨而氣亦爽烈至後堯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爲妙絶是豈作調脂弄粉語者可 得窺其堂廡哉

鄭德輝所作情詞亦 自與人不同如㑳梅香頭

一折寄生草不爭琴操中單訴你飄零却不道窗兒外更有個人孤另六幺序却原來群花弄影將我來謊一驚此語何等蘊藉有趣大石調初問口內又不曾薦枕席便指望同棺槨只想夜偷期不記朝聞道好觀音內上覆你箇氣咽聲絲張京兆本待要填還你枕剩衾薄語不着相情意獨至直得詞家三昧者也

鄭德輝倩女離魂越調聖藥王內近蓼花纜釣槎有折蒲衰草綠蕭葭過水窪傍淺沙遙望見

烟籠寒水月籠沙我只見茅舍兩三家如此等語淸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穠郁宜不諧於俗耳也

王實甫才情富麗眞辭家之雄但西廂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複語之蕪類耶乃知金元人雜劇止是四折未爲無見

王實甫西廂其妙處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龍內蝶粉輕沾飛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塵繫春

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香消了六
朝金粉清減了三楚精神如此數語雖李供奉
復生亦豈能有以加之哉
西廂內如䰟靈兒飛在半天我將你做心肝兒
看待䰟飛在九霄雲外少可有一萬聲長吁短
嘆五千遍搗枕槌床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如太
行山高仰望東洋海深思渴則全不成語此真
務多之病余謂鄭詞淡而淨王詞濃而蕪
王實甫絲竹芙蓉亭雜劇仙呂一套通篇皆本

色語殊簡淡可喜其間如混江龍內想着我懷兒中受用怕甚麼臉兒上搶白元和令內他有曹子建七步才還不了麗居士一分債勝葫蘆內兀的般月斜風細更闌人靜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內你莫不一家兒受了康禪戒此等皆俊語也夫語關閨閣已是穠艷須得以冷言剩句出之雜以訕笑方纔有趣若既着相辭復濃艷則豈畫家所謂濃鹽赤醬者乎畫家以重設色為濃鹽赤醬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畫太過豈如

艷妝素服天然妙麗者之爲勝耶

王實甫不但長於情辭有歌舞麗春堂雜劇其十三換頭落梅風內對青銅猛然間兩鬢霜全不似舊時模樣此句甚簡淡偶然言及老頻即稱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

傷梅香第三折越調雖不入絃索然自是妙如小桃紅云是害得神魂蕩漾也合將眼皮開放你好熱莽也沈東陽調笑令內擘面的便搶白俺那病襄王呀怎生來番悔了巫山窈窕娘滿

口裡之乎者也沒攔當都噴在那生臉上說的那有情人恨無箇地縫藏羞殺也傅粉何郎禿厮兒請學士休心勞意攘俺小姐他只是作耍難當止是尋常說話畧帶訕語然中間意趣無窮此便是作家也

李直夫虎頭牌雜劇十七換頭關漢卿散套二十換頭王實甫歌舞麗春堂十二換頭在雙調中別是一調排名如阿那忽相公愛也不羅醉也摩挲忽都白唐兀歹之類皆是胡語此其証

也三套中惟十七換頭其調尤叶蓋李是女直人也十三換頭一錠銀內他將阿那忽腔兒來合唱麗春堂亦是金人之事則知金人於雙調內慣填此調關漢卿王實甫因用之也

虎頭牌是武元皇帝事金武元皇帝未正位時其叔餞之出鎮十七換頭落梅風云抹得瓶口兒淨斟得盞面兒圓望着碧天邊太陽澆奠只俺這女直人無甚麼別呪願則願我弟兄們早能勾相見此等詞情真語切正當行家也一友

人聞此曲曰此此似唐人木蘭詩余喜其賞識

余家小鬟記五十餘曲而散套不過四五段其餘皆金元人雜劇詞也南京教坊人所不能知老頓言頓仁在　正德爺爺時隨駕至北京在教坊學得懷之五十年供筵所唱皆是時曲此等辭並無人問及不意垂死遇一知音是雖曲藝然可不謂之一遭遇哉

王渼陂欲填北詞求善歌者至家閉門學唱三年然後操筆余最愛其散套中鶯巢濕春隱花

稍以為金元人無此一句

康對山詞迭宕然不及王蘊藉如渼陂杜甫遊春雜劇雖金元人猶當北面何況近代以王蘭卿傳校之不逮遠矣

南都自徐髯仙後惟金在衡鑾最為知音善填詞其嘲調小曲極妙每誦一篇令人絕倒亦謂散套中無佳者惟萬種閑愁最好余細看之獨馬上抱鷄三市鬭袖中携劔五陵遊二句差勝乃用晚唐人羅隱詩也其餘蕪淺不足觀

西廂記越調彩筆題詩用侵尋韻本閉口而眉帶遠山鋪翠眼横秋水無塵誤入真文韻如宋仲誼辭寫鴛鴦塚黃鍾羞對鶯花綠怨掩通篇俱閉口用韻甚好

樂府辭伎人傳習皆不曉文義中間固有刻本原差因而承謬者亦有刻本原不差而文義稍深伎人不解擅自改易者如兩世姻緣金菊香云眼波眉黛不分明令人都作眼皮一日小鬟唱此曲金在衡聞唱波字撫掌樂甚云吾每對

伎人說此字俱不肯聽公能正之殊快人意
二十換頭尾聲臨了一句煞強似應底關河路
兒遠余疑應字文義不通思欲正之終不得其
字一日偶看太和正音譜觀關漢卿侍香金童
内有鴈底關河馬頭明月之句蓋鴈飛無不到
其底下之關河言甚遠也二十換頭亦關漢卿
詞蓋漢卿慣用此語其爲鴈底無疑
老頻於中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故開
口閉口與四聲陰陽字八九分皆是然文義欠

明時有差處如馬東籬孤鴈漢宮秋甚么讀[illegible]聲云載離恨的氊車半坡裡響氊字他教作閉口余言氊字當開口他說頻仁於韻上考索極詳此字從占當作閉口余曰若是從占果當作閉口但此是寫書人從省耳此字原從亶是開口汝試檢氊字正文無從占者渠始信教作開口

老頻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呂蒙正內紅妝艷質王祥內夏日炎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謂

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箏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余令老頓敎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滚絃花和大和釤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且笛

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弦索若多一彈或少一彈則衍板矣其可率意爲之哉

高則成才藻富麗如琵琶記長空萬里是一篇好賦豈詞曲能盡之然既謂之曲須要有蒜酪而此曲全無正如王公大人之席駝峯熊掌肥腯盈前而無蔬笋蜆蛤所欠者風味耳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譜樂府群英姓氏亦載此人余謂其高出於琵琶記遠甚蓋其才藻雖不及高然終是當行其拜新月

二折乃隱栝關漢卿雜劇語他如走雨錯認上路館驛中相逢數折彼此問答皆不須賓白而叙說情事宛轉詳盡全不費詞可謂妙絶拜月亭賞春惜奴嬌如香閨掩珠簾鎖靑不肯放燕雙飛走雨內繡鞋兒分不得對和底一步步提百忙裡褪了根兒正詞家所謂本色語南戲自拜月亭之外如呂蒙正紅粧艷質喜得功名遂王祥內夏日炎炎今日個最關情處路遠迢遥殺狗內千紅百翠江流兒內崎嶇去路

賺南西廂內團圓敀敀巴到西廂亂江樓內花
底黃鸝子毋究家內東野翠烟消詐妮子內春
來麗日長皆上弦索此九種即所謂戲文金元
人之筆也詞雖不能盡工然皆入律正以其聲
之和也夫旣謂之辭寧聲叶而辭不工無寧辭
工而聲不叶

曲至緊板即古樂府所謂趨趨者促也絃索中
大和絃是慢板至花和弦則緊板矣北曲中如
中呂至快活三臨了一句放慢來接唱朝天子

正宮至呆骨都雙調至甜水令仙呂至後庭花越調至小桃紅商調至梧葉兒皆大和又是慢板矣緊慢相錯何等節奏南曲如錦堂月後僥僥令念奴嬌後古輪臺梁州序後節節高一槩而不復收矣

清彈琵琶稱正陽鍾秀之徽州査八十有厚貲好琵琶縱浪江湖至正陽訪之持侍生刺投謁鍾令人語之曰使尋常人來見則宜稱侍生吾聞査八十以琵琶遊江湖今日來謁非執弟子

禮我斷不出查言吾固聞秀之名然未見其伎使果奇執弟子禮末晩鍾取琵琶於照壁後一出查膝行而前稱弟子留處數月盡鍾之伎而歸友人王亮卿徽州人有俊才能詩嘗言昔年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訪之相期飲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掃即四弦俱絶須攜我串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院楊家楊亦世代以琵琶名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瞎媽媽最知

音連使人來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
板俱不是半曲後使女子扶憑而出問查來歷
查云是鍾秀之徒弟此嫣嫣舊與秀之相處與
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 四友齋叢説卷之三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 續史

我朝名臣即言行録所載諸公大率皆是矣但其所載皆用墓誌碑文以及餞贈序記之語編入此等皆粉飾虛美之詞且多是套子説話以之入於史傳後人其肯信之乎如李文毅　英宗時爲國子祭酒以廂房前栢樹枝柯蔽覆妨士子肄業遂剪去數條王振素忌其剛直即誣

以擅伐孔廟古木之罪枷於監門石大用率監
生數千人號救請代幸而獲免但當直書其事
今但取古穰雜録云王振怒其持儒禮搆以罪
又取羅倫跋帖語云文毅見辱石大用代死觀
者終不得其始末豈得謂之實録耶若劉忠宣
之所經度皆訏謨定命遠猷辰告深得雅人之
致余謂雖房杜韓范猶當服膺盖加於衆人一
等矣是烏可以不載耶故摭其實而著之篇
太宗嘗與解縉論群臣　御筆書蹇義等十人

名命各疏于下十人者皆　上所信任政事之
臣亦多於公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厚重
而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
人於劉雋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
爲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
不端於黃淮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
刻於用法好惡頗端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
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
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　上以授　仁宗曰

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

黃福在南京兵部叅賛機務每旦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蓋陰相之則多矣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是且汝見守備何嘗錯發落一事也

胡儼笠仕爲華亭縣學教諭年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寒甚暑不廢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朝之所兩

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近歲都御
史顧公佐非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
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
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
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勅文武大臣
赴憲臺審錄重獄自英國公而下俱遜避侯二
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東楊
一問即決㢮幾子路片言折獄之才衆皆嘆服

楊文定在獄中餘十年家人供食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月與死爲隣愈勵志讀書不輟同難

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

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

爲閣老大儒　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

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山雲出鎮廣西廣西總帥府一鄭牢者老隸也

性鯁直敢言公進之曰世謂爲將者不計貪剝

廣西素尚貨利我亦可貪否牢曰公初到如一

新潔白袍有一沾汙如白袍點黑終不可湔也公又曰人云士夷饋送若不納之彼必疑且忿柰何牢言居官黷貨則 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反畏蠻子邪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始終不踰

王汎齋先生與選遇不如意事好誦古人詩以自寬一日有新得給事中即欲干撓選法者則曰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御史有言吏部進退官不當則曰若教鮑老當筵舞更

覺郎當舞袖長要多切中云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御史有以畫求詩者公峻拒不爲作詩所介者寔公之故人言公于他人多有所作何獨靳是乃應之曰老負此畏公等行當自知耳然公嘗以詩寄錢塘戴文進索畫且自序昔與文進交時嘗戲作一聯至是十年而始成之臨川聶大年題其內曰公愛文進之畫十年而不忘也使公以十年不忘之心待天下之賢則天下豈復有遺才哉語亦稍聞於公

公置之不省後大年舉爲史官困於讒謗卧病逆旅自度不可起乃使所親投詩于公中二聯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千里故人分槀少百年公論蓋棺遲公得詩泣下曰大年欲吾銘其墓耳明日而大年卒公爲墓誌有曰吾以大年之才必能自振故久不擬薦而乃止一校官耶大年所題之言固爲正論使隘者聞之將必以爲議已其孰不加擠也而公不以爲意至泣而銘其墓真所謂休休有容者矣

軒輗天性廉介初爲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爲製衣一襲卻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爲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斤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旣而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

左都御史軒公持己甚嚴遇人無問賢否恐峻拒之不與接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至則屏居一室撤去侍燭朝服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于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亦不樂與處皆避去平生儉偉之節惟侍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大冊於紀載之文一無所好及卒脩史有司從其家求公行實無有也惟寫生卒年月上送官耳

廣州府知府沈琮嘗爲南京兵部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隷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早皆可覬利耳一日告予曰惟利亦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干人撓法者得兩公焉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輗是已

魏公驥爲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居者俟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有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

硯如此者亦不頻數問一行之士子感激篤尚斯文性好吟咏臞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爲先生贄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

魏文靖公在南都法司因旱恤刑有王剛惡逆訴究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不時正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

魏文靖景泰改元至京闈老陳公是其考試時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從退謂人曰渠

將　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善終
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邀薛文清拜其門公
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而謝恩私室李文達亦
勸公少貶公曰厚德亦爲是言耶竟不往已而
遇諸途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不悅會有獄夫
竇[illegible]死三年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弟聽遂誣
妻魘魅夫死公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
誣公出入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
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

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放歸田里公居
家六年閉門不出
中官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獨公
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薛文清公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
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
王忠肅提督遼東軍務總兵以下庭謁公詰所
以失機之由命左右曳出斬之再三哀請得釋

於是三軍股慄莫敢不用命至慮卒不逾月巡
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為
堡十里為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千里相望簡
閱行伍老弱者更改之貧窮者賑給之鰥寡者
婚配之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詞訟無問輕重
量情以布穀粟贖罪雖人命亦以物抵償公在
邊十數年間措置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
餘疋邊用充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於戰
所舉總兵參將如施聚焦禮任章皆自衆中拔起

爲夷狄所憚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八終

校增四友齋叢說叙

内翰何先生撰叢說三十卷以活字行有年矣歲癸酉續撰八卷先生慮板難播遠而說有改定議捐長水園居重繕雕梓不意是歲先生遘疾不起仲順之室先生之兄子也辱知遇良厚將屬纊執手而詔之曰暮齒著書精力萃焉子其成吾志無使失墜仲順唯唯甫盖棺門祚隕落幼孫湛迫於公私不遑及也仲順不忍以茲責告又自揣綿力不勝永訣以来徒懷耿耿

都運王淵龔公分符茲土政平訟理齋閣燕閒
進茂秀而課其藝徵求故家文獻雅慕先生名
亟欲覩全梓數數語太沖袁比部後朋莫太學
董其事二公謬推仲順公即命駕造門索稿讀
之書動眉宇捐俸倡義二公相之梓既竣適得
三十八卷仲順撫卷太息曰嗟嗟茲刻也死者
慰幽魄生者厭心許諸公貺之矣竊惟
世廟中以文鳴吳下者先生稱為巨擘其文總
博群籍雄俊淵邃如靈光傑構神匠經營周序

鳴球衆音綂攝日與其弟禮部公矯翼齊飛蔥
輝捲映時稱東海二何有集若干卷流布寰域
具可考見其叢説之作也閎朗博物之蘊憂時
憤世之志皆著之篇端大都詞剴而非激鈞玄
而不鑿識邁而通方任達而中處旨哉其言之
也先生自叙方諸寐語意自貶損第直寫胞臆
率巳見而犯時忌者亦或有之噫此予所謂憂
時而憤世者也知者諒焉自顧謭劣何能讃一
詞敬以校刋始末昭示其後昆令知先德未墜

敏勉作求云爾

萬曆己卯春三月從姪倩張仲順頓首撰